

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二十六

志二

禮二

隋文帝開皇中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令有司於京城安業里內規兆其地方欲崇建而諸儒爭論不定竟議罷之煬帝時愷復獻明堂木樣并議狀屬遷都興役事又不就終於隋代季秋大享恒在雩壇設祀高祖受禪不遑創儀太宗平定天下命儒官議其制貞觀五年太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立議違古上言曰臣伏尋前敕依禮部尙書劉伯莊等議以爲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敕云爲左右閣道登樓設

祭臣檢六藝羣書百家諸史皆名基上曰堂樓上曰觀  
本闕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  
云明樓明觀其義一也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或有翦  
蒿爲柱葺茅作蓋雖復古今異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  
惟在朴素是以席惟藁秸器尙陶匏用蠶粟以貴誠服  
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道綺閣凌雲考古之文實堪  
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以茅祭  
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爲基上下防  
惟是基下旣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  
五室且漢武所爲多用方士之說違經背正不可師祖

又盧寬等議云上層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接神相似以朝觀祭祀皆在廟堂豈有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昇樓路便窄隘乘輦相儀接神不敬步往則勞曳聖躬侍衛在旁百司供奉求之典誥全無此理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羣臣詳議侍中魏徵議曰稽諸古訓叅以舊圖其上圓下方複廟重屋百慮一致異軫同歸洎當塗膺籙未遑斯禮典午聿興無所取則裴頠以諸儒持論異端蜂起是非舛互靡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止爲一殿宋齊卽仍其舊梁陳

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宏  
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  
無以盡故飾宮以廣其敬宣尼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  
奉德音令叅大議思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  
重隨時萬物斯覩事資通變若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  
於文繁若依裴頠所爲則又傷於質畧求之情理未允  
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爲五室重屋上圓下方旣  
體有則象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爲祭天  
之所人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几筵尺丈  
之制則並隨時立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

千載之疑議爲百王之懿範不使太山之下惟聞黃帝  
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神明庶幾可俟  
子來經始成之不日議猶未決十七年五月祕書監顏  
師古議曰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始  
之黃帝降及有虞彌歷夏殷迄於周代各立名號別創  
規模衆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  
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以戰國縱橫  
典籍廢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雜說用  
爲準的理實蕪昧然周書之敘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  
門雉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

堂太廟及左个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又文王居明堂之篇帶以弓鞬禮於高禩下九門磔禳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有酒以合三族凡此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戩南向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一筵據其制度卽大寢也亦曰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戩受朝常居出

入旣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武有懷創造詢於搢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無擇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孔牢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太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襃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興之後蔡邕作論復云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元則曰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穎容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胸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作樂理定制禮



草創從宜質文遞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宣尼彛則尙或補其闕漏况鄭氏臆說淳于謏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上遵天旨祇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永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畧而不論又上表曰明堂之制陛下已發德音久令詳議但以學者專固人人異言損益不同是非莫定臣愚以爲五帝之後兩漢已前高下方圓皆不相襲惟在陛下聖情創造卽爲大唐明堂足以傳於萬代何以論戶牖之多少疑階庭之廣狹

若恣儒者互說一端久無斷決徒稽盛禮昔漢武欲草封禪儀博望諸生所說不同莫知孰是惟御史大夫倪寬勸上自定制度遂成登封之禮臣之愚誠亦望陛下斟酌繁省爲其節文不可謙拒以淹大典尋以有事遼海未暇營創永徽二年七月二日敕曰上元幽贊處崇高而不言皇王提象代神功而理物是知五精降德爰應帝者之尊九室垂文用紀配天之業且合宮靈符創鴻規於上代太室總章標茂範於中葉雖質文殊制奢儉異時然則立天中作人極布政施教其歸一揆朕嗣膺下武丕承上烈思所以答眷上靈聿遵孝享而法宮

曠禮明堂寢構今國家四表無虞人和歲稔作範垂訓  
今也其時宜令所司與禮官學士等考覈故事詳議得  
失務依典禮造立明堂庶曠代闕文獲申於茲日因心  
展敬永垂於後昆其明堂制度令諸曹尙書及左右丞  
侍郎太常國子祕書官宏文館學士同共詳議於是太  
常博士柳宣依鄭元義以爲明堂之制當爲五室內直  
丞孔志約據大戴禮及盧植蔡邕等義以爲九室曹王  
友趙慈皓祕書郎薛文思等各造明堂圖諸儒紛爭互  
有不同上初以九室之議爲是乃令所司詳定形制及  
辟雍門闕等明年六月內出九室樣仍更令有司損益

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  
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  
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  
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  
司約準一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樣

據通

考補入

室各方三筵開四闔八牕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

尺按春

通典作季

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

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

之正

通典作室

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

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

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濶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楯檐或爲未允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柱旁出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樣據通考補入室別四闔八牕檢與

古同請依爲定其戶依古外設而不開通典作開內外有柱

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高三丈梁以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飛檐應規請

依內樣爲定其屋蓋形制仍望據考工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鴟尾堂四向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位陰陽錄云水左旋以象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濶今請減爲二十四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

殿七十二步準今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數步請準太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南門別各安三門施元闔四角造三重魏闕此後羣儒紛競各執異議尙書左僕射于志寧等請爲九室太常博士唐晻等請爲五室高宗令於觀德殿依兩議張設親與公卿觀之帝曰明堂之禮自古有之議者不同未果營建今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爲宜工部尙書閻立德對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似閻五室似明取捨之宜斷在聖慮上以五室爲便議又不定由是且止至乾封二年二月詳宜略定乃下詔曰朕以寡薄

忝承丕緒奉二聖之遺訓撫億兆以初臨馭朽兢懷推  
溝在念而上元垂祐宗社降休歲稔時和人殷俗阜車  
書混一文軌大同檢玉泥金升中告禪百蠻執贄萬國  
來庭朝野懽娛華夷胥悅但爲郊禋嚴配未安太室布  
政施行猶闕合宮朕所以日昃忘疲中宵輟寢討論墳  
籍錯綜羣言採三代之精微探九皇之至蹟斟酌前載  
製造明堂棟宇方圓之規雖兼故實度筵陳俎之法獨  
運財成宣諸內外博考詳議求其長短異廣異聞而鴻  
生碩儒俱稱盡善搢紳士子並奏該通創此宏模自我  
作古因心旣展情禮獲伸永言宗祀良深感慰宜命有



司及時起作務從折中稱朕意焉於是大赦天下改元  
爲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明年三月又具規製廣狹下  
詔曰合宮聽朔闡皇軒之茂範靈府通和敷帝勛之景  
化殷人陽館青珪備禮姬氏元堂彤璋合獻雖運殊驪  
翰時變質文至於立天中建皇極軌物施教其歸一揆  
考圖汶上僅存公玉之儀度室圭鏗才紀中元之製屬  
炎精墜駕璿宮毀籥四海淪於沸鼎九土陷於塗原高  
祖大武皇帝杖鉞唐郊收鈐雍野納祥符於蒼水受靈  
命於丕山飛沈泳沫動植游源太宗文皇帝盟津光誓  
協降火而登壇豐谷斷蛇應屯雲而鞠旅封金岱嶺照

累聖之鴻勲勒石九都成文考之先志固可以作化明  
堂顯庸太室傍羅八柱周建四門木工不琢土事無文  
豐約折衷經始勿亟闕文斯備大禮聿修其明堂院每  
面三百六十步當中置堂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  
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總成三百六十故方三百六  
十步當中置堂處二儀之中定三才之本構茲一字臨  
此萬方自降院每面三門同爲一字徘徊五間按尙書  
一棊有四時故四面各一所開門每時有三月故每一  
所開三門一棊十有三月故周迴總十二門所以面別  
一門應茲四序旣一時而統三月故於一舍而置三門

又周易三爲陽數二爲陰數合而爲五所以每門舍五間院四隅各置重樓其四墉各依本方色按淮南子地有四維故四樓又按月令水火金木土五方各異色故其墉各依本方之色基八百象八方按周禮黃琮禮地鄭元注琮者八方之玉以象地形故以祀地則知地形八方又按漢書武帝立八觚壇以祀地登地之壇形象地故令爲八方之基以象地形基高一丈二尺徑二百八十尺按漢書陽爲六律陰爲六呂陽與陰合故高一丈二尺又按周易三爲陽數八爲陰數三八相乘得二百四十尺按漢書九會之數有四十合爲二百八十所

以基徑二百八十尺故以交通天地之和錯綜陰陽之數以明陽不獨運資陰和以助成陰不孤行待陽唱而方應陰陽兩順天地咸亨則百寶斯興九疇攸序基每面三階周迴十二階每階爲二十五級按漢書天有三階故每面三階地有十二辰故周迴十二階又按文子從凡至聖有二十五等故每階二十五級所以應符星而設階法台耀以疏陛上擬霄漢之儀下則地辰之數又列茲重級用準聖凡象皇極之高居俯庶類而臨耀基之上爲一堂其宇上圓按道德經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又曰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萬物又按漢書太極元氣函三爲一又曰天子以四海爲家故置一堂以象元氣并取四海爲家之義又按周禮蒼璧禮天鄭元注璧圓以象天故爲宇上圓堂每面九間各廣一丈九尺按尙書地有九州故立九間又按周易陰數十故間別一丈九尺所以規模厚地準則陰陽法二氣以通基置九州於一字堂周迴十二門每門高一丈七尺濶一丈三尺按禮記一歲有十二月所以置十二門又按周易陰數十陽數七故高一丈七尺又曰陽數五陰數八故濶一丈三尺所以調茲玉燭應彼金輝叶二氣以循環逐四序而迎節堂周迴

二十四窻高一丈三尺濶一丈一尺二十三櫺二十四  
明按史記天有二十四氣故置二十四窻又按書一年  
十二月并象閏故高一丈三尺又按周易天數一地數  
十故濶一丈一尺又天數九地數十并四時成二十三  
故二十三櫺又按周易八純卦之本體合二十四爻故  
有二十四明列牖疏窻象風候氣遠周天地之數曲準  
陰陽之和堂心八柱各長五十五尺按河圖八柱承天  
故置八柱又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長五十五  
尺聳茲八柱承彼九間數該大衍之規形符立極之制  
且柱爲陰數天實陽元柱以陰氣上昇天以陽和下降

固陰陽之交泰乃天地之相承堂心之外置四柱爲四  
輔按漢書天有四輔星故置四柱以象四星內以八柱  
承天外象四輔明化上交下泰表裏相成叶台耀以分  
輝契編珠而拱極八柱四輔之外第一重二十柱按周  
易天數五地數

此三字據  
通典補入

十并五行之數合而爲二十

故置二十柱體二儀而立數叶五位以裁規式符立極  
之功允應剛柔之道八柱四輔之外第二重二十八柱  
按史記天有二十八宿故有二十八柱所以仰則乾圖  
上符景宿考編珠而絕度觀列宿以迎時八柱四輔之  
外第三重三十二柱按漢書有八節八政八風八音四

八三十二柱調風御節萬物資以化成布政流音九區  
仰而貽則外面周迴三十六柱按漢書一碁三十六句  
故法之以置三十六柱所以象歲時而致用順寒暑以  
通微璿璣之度無愆玉脉之期永契八柱之外修短總  
有三等按周易天地人爲三才故置柱長短三等所以  
擬三才以定位高下相形體萬物以資生長短兼運八  
柱之外都合一百二十柱按禮記天子置三公九卿二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合爲一百二十是以置一百二  
十柱分職設官翊化資於多士開物成務構厦藉於羣  
材其上檻周迴二百四柱按周易坤之策一百四十有



四又漢書九會之數有六十故置二百四柱所以採坤策之元妙法甲乙之精微環迴契辰象之規結構準陰陽之數又基以象地故叶策於坤元柱各依方復規模於甲子重楣二百一十六條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故置二百一十六條所以規模易象擬法乾元應大衍之深元叶神策之至數大小節級拱總六千三百四十五按漢書會月之數六千三百四十五故置六千三百四十五枚所以遠採三統之文傍符會月之數契金儀而調節偶璇厓以和時重幹四百八十九枚按漢書章月二百三十五閏月周迴二百五十四總成四百

八十九故置四百八十九枚所以法履端之奧義象舉正之芳猷規模厯象發明章閏下柳七十二枚按易緯有七十二候故置七十二枚所以式模芳節取規貞候契至和於昌厯偶神數於休期上柳八十四枚按漢書九會之數有七十八又按莊子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司馬彪注天地四方爲六合總成八十四故置八十四枚所以模範二儀包羅六合準會陰陽之數周通氣候之源枿六十枚按漢書推太歲之法有六十故置六十枚所以兼該厯數包括陰陽採甲乙之深微窮辰子之元奧連棋三百六十枚按周易當耆之日三百有六

十故置三百六十枚所以叶周天之度準當期之日順  
平分而成歲應晷運以循環小梁六十枚按漢書有六  
十甲子故置六十枚構此虹梁遐規鳳厓傍竦四字之  
製遙符六甲之源棒二百二十八枚按漢書章中二百  
二十八故置二百二十八枚所以應長厓之規象中月  
之度廣綜陰陽之數傍通寒暑之和方衡一十五重按  
尙書五行生數一十有五故置十五重結棟分間法五  
行而演祕疏楹疊構叶生數以成規南北大梁二根按  
周易太極生兩儀故置二大梁軌範乾坤模擬天地象  
元黃之合德表覆載以生成陽馬三十六道按易緯有

三十六節故置三十六道所以顯茲嘉節契此貞辰分  
六氣以變陰陽環四象而調風雨椽二千九百九十根  
按漢書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通法五百九十八共成  
二千九百九十所以偶推步之規合通法之數是知疏  
椽構宇則大壯之架斯隆積月成年則會厯之規無爽  
大栁兩重重別三十六條總七十二按淮南子太平之  
時五日一風一年有七十二風故置七十二條所以通  
規瑞厯叶數祥風遙符淳俗之年遠則休徵之契飛檐  
椽七百二十九枚按漢書從子至午其數七百二十九  
枚所以採辰象之宏模法周天之至數且午爲陰本于

實陽源子午分時則生成之道自著陰陽合德則覆載之義茲隆堂檐徑二百八十八尺按周易乾之策二百一十六易緯云年有七十二候合爲二百八十八故徑二百八十八尺所以仰叶乾策遠承貞候順和氣而調序擬圓蓋以照臨堂上棟去基上面九十尺按周易天數九地數十以九乘十數當九十故去基上面九十尺所以上法圓清下儀方載契陰陽之至數叶交泰之貞符又以茲天九乘於地十象陽唱而陰和法乾施而坤成檐去地五十五尺按周易大衍之數五十有五故去地五十五尺所以擬大易之嘉數通惟神之至蹟道合

萬象理貫三才上以清陽玉葉覆之按淮南子清陽爲天合以清陽之色詔下之後猶羣議未決終高宗之世未能創立則天臨朝儒者屢上言請創明堂則天以高宗遺意乃與北門學者議其制不聽羣言垂拱三年春毀東都之乾元殿就其地創之四年正月五日明堂成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層下層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榑欂櫨藉以爲本亘之以鐵索蓋爲鸞鷟黃金飾之勢若飛翥刻木爲瓦夾紵漆之明堂之下施鐵渠以

爲辟雍之象號萬象神宮因改河南縣爲合宮縣詔曰  
黃軒御脉朝萬方於合宮丹陵握符咨四岳於衢室有  
虞輯瑞總章之號旣存大禹錫珪重屋之名攸建殷人  
受命置陽館以辨方周室凝圖立明堂以經野用能範  
圍三極幽贊五神展尊祖之懷中宗祀之典爰從漢魏  
迨及周隋經始之制雖興修廣之規未備朕以庸昧虔  
膺厚託受寄於綴衣之夕荷顧於仍几之前伏以高宗  
往年已屬意於陽館故宗輔之縣預紀明堂之名改元  
之期先著總章之號朕於乾封之際已奉表上塵雖簡  
宸心未遑營構今以鼎郊勝壤圭邑奧區處天地之中

順陰陽之序舟車是湊貢賦攸均爰藉子來之功式遵  
奉先之旨夫明堂者天子宗祀之堂朝諸侯之位也開  
乾坤之奧策法氣象之運行故能使災害不生禍亂不  
作眷言盛烈豈不美歟比者鴻儒禮官所執各異咸以  
爲明堂者置之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國陽明之地今  
旣俯邇宮掖恐黷靈祇誠乃布政之居未爲宗祀之所  
朕乃爲丙己之地去宮室遙遠每月所居因時饗祭常  
備文物動有煩勞在於朕懷殊非所謂今故裁基紫掖  
闢宇彤闈經始肇興成之匪日但敬事天地神明之德  
乃彰尊祀祖宗嚴恭之志方展若使惟云布政負宸臨



人則茅宇土階取適而已豈必勞百姓之力制九筵而御哉誠以獲執蘋蘩虔奉宗廟故也時旣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爲嚴配之所下堂爲布政之居光敷禮訓式展誠敬來年正月一日可於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帝宜令禮官博士學士內外明禮者詳定儀禮務從典要速以奏聞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親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頒九條以訓於百官文多不載翼日又御明堂饗羣臣賜縑纁有差自明堂成後縱東都婦人及諸州父老入觀兼賜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來賀

載初元年冬正月庚辰朔日南至復親享明堂大赦改  
元用周正翼日布政於羣后其年二月則天又御明堂  
大開三教內史邢文偉講孝經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以  
次論議日昃乃罷天授二年正月乙酉日南至親祀明  
堂合祭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先妣配百神從祀  
並於壇位次第布席以祀之於是春官郎中韋叔夏奏  
曰謹按明堂大享唯祀五方帝故月令季冬令云是月  
也大享帝則禮典所云大享不問卜鄭元注云謂徧祭  
五帝於明堂莫適卜是也又按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  
王鄭元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孝經云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據此諸文明堂正禮惟祀五  
帝配以祖宗及五帝五官神等自外餘神並不合預伏  
惟陛下追遠情深崇禋志切故於明堂享祀加昊天上帝  
皇地祇重之以先后配享此乃補前王之闕典宏嚴  
配之虔誠往以神都郊壇未建乃於明堂之下廣祭衆  
神蓋義出權時非不刊之禮也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官  
五岳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明堂總奠事乃不經  
然則宗祀配天之親雜與小神同薦於嚴敬之道理有  
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后其五岳  
以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祀方丘圓丘庶不煩黷從

之時則天又於明堂後造天堂以安佛像高百餘尺始起建構爲大風振倒俄又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曙二堂並盡尋時又無雲而雷起自西北則天欲責躬避正殿宰相姚璩曰此實人火非是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逾長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今明堂是布政之所非宗祀也則天乃御端門觀酺宴下詔令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無有所隱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皆有美惡休祥所以昭其德災變所以知其咎天道之常理王者之常事然則休祥屢臻不可矜功而自滿災變奄降不

可輕忽而靡驚故殷宗以桑穀生朝懷懼而自省妖不勝德遂立中興之功辛紂以省生大鳥恃福而自盈祥不勝驕終致傾亡之禍故知災變之生將自覺悟明主扶持大業使盛而不衰理須祇畏神心警懼天誠飭身正事業業兢兢則凶往而吉來轉禍而爲福昔殷湯禱身而降雨成王省事以反風宋公憂焚惑之災而應三舍之壽高宗懲雉鼎之異而享百年之福此其類也自陛下承天理物至道事神美瑞嘉祥洊臻狎委非臣所能盡述日者變生人火損及神宮驚惕聖心震動黎庶臣謹按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人火因人而興故

指火體而爲稱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災言之其名雖殊爲害不別又漢書五行志曰火失性則自上而降及濫燄妄起所謂人火其來雖異爲害實同王者舉措營爲必關幽顯幽爲天道顯爲人事幽顯迹通天人理合今工匠宿藏其火本無放燎之心明堂教化之宮復非延火之所孽煨潛扇倏忽成災雖則因人亦關神理臣愚以爲火發旣先從庥主後及總章意將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其教卽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旣辟在明堂之後又前逼牲牢之筵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宏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人卻且煩勞家

國承前大風摧木天誠已顯今者毒燄冥熾人孽復彰  
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  
然殆將緣此臣以爲明堂是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  
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營之可曰大功損  
之實非輕事旣失嚴禋之所復傷孝理之情陛下昨降  
明制猶申寅畏之旨羣寮理合兢畏震悚勉力司存豈  
合承恩耽樂安然酺宴又下人感荷聖德覩變憎惶神  
體克寧豈非深悅但以火氣初止尙多驚懼餘憂未息  
遽以歡事遏之臣恐憂喜相爭傷於情理故傳曰可憂  
而爲樂取憂之道又古者有火祭四墉四墉積陰之氣

祈之以禳火災火陽之氣歡樂陽事火氣方勝不可復  
興陽事臣聞災變之興至聖不免聿修其德來思可禳  
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理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旣火流  
王屋彌顯大周之祥通事舍人逢敏奏稱當彌勒初成  
佛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斯實譖妄之邪  
言實非君臣之正論晦昧王化無益萬機夫天道雖高  
其察彌近神心雖寂其聽彌聰交際皇王事均影響今  
大風烈火譴告相仍實天人丁寧匡諭聖主使鴻基益  
固天祿永終之意也伏願陛下乾乾在慮翼翼爲懷若  
涉巨川如承大祭審其致災之理詳其降肯之由無曹



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靡窮幸甚  
幸甚則天尋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  
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  
之下圍遶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  
重造明堂成號爲通天宮四月朔日又行親享之禮大  
赦改元爲萬歲通天翼日則天御通天宮之端扆殿命  
有司讀時令布政於羣后其年鑄銅爲九州鼎旣成置  
於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神都鼎高一丈八尺受一  
千八百石

案通典蔡州鼎名永昌

翼州鼎名武興雍州鼎名長安

兗州名曰觀

文粹九鼎銘表作觀禪

青州名少陽徐州名東原揚

州名江都荊州名江陵梁州名成都其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一千二百石司農卿宗晉卿爲九鼎使都用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鼎上圖寫本州山川物產之象仍令工書人著作郎賈膺福殿中丞薛昌容鳳閣主事李元振司農錄事鍾紹宗等分題之左尙方署令曹元廓圖畫之鼎成自元武門外曳入令宰相諸王南北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則天自爲曳鼎歌令相唱和其時又造大儀鍾歛天下三品金竟不成九鼎初成欲以黃金千兩塗之納言姚璹曰鼎者神器貴於質朴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

彩輝煥錯雜其間豈侍金色爲之炫耀乃止其年九月又大享於通天宮以契丹破滅九鼎初成大赦改元爲神功聖厯元年正月又親享及受朝賀尋制每月一日於明堂行告朔之禮司禮博士辟閭仁譖奏議曰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千寶注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則京官九品以上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玉藻之文矣而鄭元注玉藻聽

朔以秦制月令有五帝五官之事遂云凡聽朔必特牲告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漢魏至今莫之適

據英華補入

用按月令云其帝大昊其神勾

芒者謂宣布時令告示下人其令詞云其帝其神耳所以爲敬授之文欲使人奉其時而務其業每月有令故謂之月令非謂天子月朔日以祖配帝而祭告之其每月告朔者諸侯之禮也故春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又鄭注論語云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是諸侯之禮明矣今王者行之非所聞也按鄭所謂告其帝者卽太昊等五人帝

其神者卽重黎等五行官雖並功施於人列在祀典無  
天子每月拜祭告朔之文臣等謹檢禮記

英華作論注  
云作記非

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並無天  
子每月告朔之事若以爲代無明堂故無其告朔之禮  
則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禮及祠令著祀五方上帝於  
明堂卽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也此則無明堂而著其  
享祭何爲告朔獨闕其文若以爲有明堂卽合告朔則  
周秦有明堂而經典正文並無天子每月告朔之禮臣  
等歷觀今古博考載籍旣無其禮不可習非望請停每  
月一日告朔之祭以正國經竊以天子之尊而用諸侯

之禮非所謂頒告朔令諸侯使奉而行之義也鳳閣侍郎王方慶又奏議曰謹按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蓋所以順天氣統萬物動法於兩儀德被於四海者也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姬曰明堂此三代之名也明堂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元堂中曰太室雖有五名而以明堂爲主漢代達學通儒咸以明堂太廟爲一漢左中郎將蔡邕立議亦以爲然取其宗祀則謂之清廟取其以下九字據英華補入取其正室則謂之太室取其向陽則謂之明堂取其建學則謂之太學取其園水則謂之辟雍異名而同事古之

制也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

英華無南字

郊總受

英華

作總校受

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

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今禮官議稱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者臣謹按春秋文公六

英華作十

年閏十月不告朔穀梁傳曰閏附月餘日天子

不以告朔左氏傳云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

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  
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寧有他月而  
廢其禮者乎博考經籍其文甚著何以明之周禮太史  
職云頒告朔於邦國閏月告王居門終月又禮記玉藻  
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並是天子閏月而行告  
朔之事也禮官又稱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  
天官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國都鄙于寶注云周正  
建子之月告朔日也英華作吉日也此卽玉藻之聽朔矣今每  
歲首元日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京官九品以上  
諸州朝集使等咸列於庭此聽朔之禮畢而合於周禮



玉藻之文矣禮論及三禮義宗江都集禮貞觀禮顯慶

禮及祠令無王者告朔之事者臣謹按玉藻云元冕而

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

之時也東門皆謂國門也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

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於路寢凡聽朔必以特牲告

其時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臣謂今歲首元日通天

宮受朝讀時令及布政自是古禮孟春上辛受

英華作  
總校受

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之禮耳而月取一政

藏字以下  
十二字據

英華  
補入班於明堂其義昭然猶未行也卽如禮官所言遂

闕其事臣又按禮記月令天子每月居青陽明堂總章

元堂卽是每月告朔之事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  
八度入明堂大享不問卜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  
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立議王惟  
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旣異臣不敢同鄭元云凡聽朔告  
其帝臣愚以爲告朔之日則五方上帝之一帝也春則  
靈威仰夏則赤熛怒秋則白招拒英華作矩冬則叶光紀季  
月則含樞紐也並以始祖而配之焉人帝及神列在祀  
典亦於其月而享祭之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  
禮廢欲去其羊孔子以羊存猶可識其禮羊亡其禮遂  
廢故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漢承秦滅學庶事草創明

堂辟雍其制遂闕漢武帝封禪始造明堂於太山旣不  
立於京師所以無告朔之事至漢平帝元始中王莽輔  
政庶幾復古乃建明堂辟雍焉爲禘祫祭於明堂諸侯  
王列侯宗室子弟九百餘人助祭畢皆益戶賜爵及金  
帛增秩補吏各有差漢末喪亂尙傳其禮爰至後漢祀  
典仍存明帝永平二年郊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祭  
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董卓西移載籍湮滅告朔之禮  
於此而墜暨於晉末戎馬生郊禮樂衣冠掃地總盡元  
帝過江是稱狼狽禮樂制度南遷蓋寡彝典殘缺無復  
舊章軍國所資臨事議之旣闕明堂寧論告朔宋朝何

承天纂集其文以爲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  
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摺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大業  
中煬帝命學士撰江都禮集只抄撮禮論更無異文貞  
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爲歷代不傳其文遂  
闕各有由緒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爲明證在臣誠實有  
疑陛下肇建明堂聿遵古典告朔之禮猶闕舊章欽若  
稽古應須補葺若每月聽政於明堂事亦煩數孟月視  
朔恐不可廢上又命奉常廣集衆儒取方慶仁諝所奏  
議定得失當時大儒成均博士吳揚吾大學博士郭山  
惲曰臣等謹按周禮禮記及三傳皆有天子告朔之禮

夫天子頒告朔於諸侯秦政焚滅詩書由是告朔禮廢  
今明堂肇建總章新立紹百王之絕軌樹萬代之鴻規  
上以嚴配祖宗下以敬授人時使人知禮樂道適中和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若因循頒朔每月依行禮貴隨  
時事須沿革望依王方慶議用四時孟月日及季夏於  
明堂修復告朔之禮以頒天下其帝及神亦請依方慶  
用鄭元義告五時帝於明堂上則嚴配之道通於神明  
至孝之德光於四海制從之長安四年始制元日明堂  
受朝停讀時令中宗卽位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  
祭天地以高宗配禮畢曲赦京師明年駕入京於季秋

大享復就圓丘行事迄於睿宗之世開元二年八月太

子賓客薛謙光獻九鼎銘其蔡州鼎銘天后御撰曰羲

農首出軒昊膺期唐虞繼踵湯禹乘時天地通典作下光宅

域中

通典作內

雍熙上天

通典作元

降鑒方建隆基紫微令姚崇

奏曰聖人啓運休兆必彰請宣付史館從之五年正月

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太常少卿王仁忠博士馮宗陳

貞節等議以武氏所造明堂有乖典制奏議曰明堂之

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之規

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

居丙己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

宮乎故仰叶俯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  
應響至保合太和昔漢氏承秦經籍道息旁求湮墜詳  
究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遭竇太后不好  
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  
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  
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  
或殊而所居之地常取丙己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  
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運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  
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羣儒紛競  
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者何也非謂財不足力

不堪也將以周孔旣遙禮經具紊事不師古或爽天心  
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總禁闡之政籍軒  
臺之威屬皇室中圯之期躡和熹從權之制以爲乾元  
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先聖聽斷之宮表  
順端闡儲精營室爰從朝享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  
摧覆旣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爲神靈感動  
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  
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煙焰蔽日梁  
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邇遽加修復况乎  
地殊丙己未答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昧彞典神



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  
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鏤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  
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  
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况兩京上都萬方取  
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  
容沉默當須審攷厯之計擇煩省之宜不便者量事改  
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  
當宁無偏人識其舊矣詔令所司詳議奏聞刑部尙書  
王志愔等奏議咸以此堂所置實乖典制多請改削依  
舊造乾元殿乃下詔曰古之操皇綱執大象者何嘗不

上稽天道下順人極或變通以隨時爰損益以成務且  
衢室創制度堂以筵用之以禮神是光孝享用之以布  
政益稱視朔先王所以厚人倫感天地者也少陽有位  
上帝斯歆此則神貴於不黷禮殷於至敬今之明堂俯  
鄰宮掖此之嚴祀有異肅恭苟非憲章將何軌物由是  
禮官博士公卿大夫廣叅羣議欽若前古宜存露寢之  
式用罷辟雍之號可改爲乾元殿每臨御宜依正殿禮  
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受朝賀季秋大  
享祀依舊於圓丘行事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  
行享祀之禮二十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詵素

往東都毀之。詈素以毀折勞人，乃奏請且拆上層，卑於舊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樓，樓上有八龍騰身捧火珠，又小於舊制，圓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依舊爲乾元殿。

唐書卷第二十六

唐書卷第二十七

志三

禮三

封禪之禮自漢光武之後曠世不修隋開皇十四年晉王廣率百官抗表固請封禪文帝令牛宏辛彥之許善心等制定儀注至十五年行幸兗州遂於太山之下爲壇設祭如南郊之禮竟不升山而還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爲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於桀紂昔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

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爲暴虐之主漢文爲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對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祕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徵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水潦其事乃寢至十一年羣臣

復勸封山始議其禮於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  
徐令言等各上封禪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新  
禮中封禪儀注簡略未周太宗敕祕書少監顏思古諫  
議大夫朱子奢等與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叅議得失議  
者數十家遞相駁難紛紜久不決於是左僕射房元齡  
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與舊禮  
不同者奏之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  
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陞預申齊  
潔贊饗已畢然後登封旣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  
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壇方

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制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  
貞堅宗祀郊禋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精確况乎三  
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緝玉牒玉檢式韞  
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  
各五寸玉檢厚二寸長短濶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  
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  
主皆奠玉策肅奉虔誠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  
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  
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登配  
之策盛以金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

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篋笥所以或呼石篋今請方石三枚以爲再累其十枚石檢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圜壇曰四出開道壇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爲允今請介丘上圓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又議圓丘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於圜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旣畢加土築以爲封高



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書藏於其內  
祀禪之土其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  
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爲祕固今請依令用受命  
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旣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  
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  
建武時故事又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  
禪肆覲之壇立碑紀之又議設告至壇曰旣至山下禮  
行告至柴於東方上帝璽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  
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式請從今  
禮仍請柴祭璽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

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雕飾今旣積土厚封足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誥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仍令附之於禮十五年下詔將有事於泰山復令公卿諸儒詳定儀注太常卿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爲封禪使叅考其議時論者又執異見顏師古上書申明前議太宗覽其奏多依師古所陳爲定車駕至洛陽宮會有彗星之變乃下詔罷其事高宗卽位公卿數請封禪則天旣立爲皇后又密贊之麟德二年二月車駕發京東巡狩詔禮官博士撰定封禪儀注有司於乾封元年正月戊辰

朔先是有司齋戒於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於行  
從中臺云來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禪社首  
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上齋於行宮四日致齋  
三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事羣官諸方客使各本  
司公館清齋一宿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設  
黃麾半仗於外壇之外與樂工人俱清齋一宿有司於  
太嶽南四里爲圓壇三成十二階如圓丘之制壇上飾  
以青四面各依方色并造燎壇及壇三重又造玉策三  
枚皆以金繩連編玉簡爲之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  
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又爲玉匱一以藏正座玉

策長一尺三寸并玉檢方五寸當繩纏處刻爲五道當  
封璽處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爲金匱二以藏配座  
玉策制度如玉匱又爲黃金繩以纏金玉匱各五周爲  
金泥玉匱金匱爲玉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  
以封玉匱金匱又爲石璽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  
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匱璽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  
三分潤一尺當繩處皆刻深三分潤一寸五分爲石檢  
十枚以檢石璽皆長三尺潤一尺厚七寸皆刻爲卽齒  
三道深四寸當封璽處方五寸當通繩處潤一寸五分  
皆有小石蓋制與檢刻處相應以檢掀封泥其檢立於

礧旁南方北方各三東方西方各二去礧隅皆七寸又

爲金繩三以纏石礧各五周通典無五字徑三分爲石泥以

泥石礧其泥末石和方色土爲之爲礧石十二枚分距

礧隅皆再累各濶二尺厚一尺三字據通典補入長一丈斜刻

其首令與礧隅相應以五色土封之六字據通典補入泰山之

上設登封之壇上徑五尺通典一丈二尺高九尺四出陛壇上

飾以青四面依方色一壇隨地之宜其玉牒玉匱石礧

石檢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爲降禪壇於社首山上方

壇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壇上飾以黃四面依方

色三壇隨地之宜其玉策玉匱石礧石檢距石等亦同

封祀之制至其年十二月車駕至山下及有司進奏儀  
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禪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  
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亞獻終獻之禮於是皇后抗表曰  
伏尋登封之禮遠邁古先而降禪之儀竊爲未允其祭  
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於行事皆以公卿以妾庶誠  
恐未周備何者乾坤定位剛柔之義已殊經義載陳中  
外之義斯別瑤壇作配旣合於方祇玉豆薦芳實歸於  
內職况推尊先后親饗瓊筵豈有外命宰臣內叅禋祭  
詳於至理有紊徽章但禮節之源雖興於昔典而升降  
之制尙缺於遙圖且往代封嶽雖云顯號或因時省俗

意在尋仙或以情覬名事深爲已豈如化被乎四表推  
美於神宗道冠乎二儀歸功於先德寧可仍遵舊軌靡  
創彝章妾謬處椒闈叨居蘭掖但以職惟中饋道屬於  
蒸嘗義切奉先理光於蘋藻罔極之思載結於因心祇  
肅之懷實深於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闕侍於晨昏今  
屬崇禋豈敢安於帷帟是故馳情夕寢睠羸里而翹魂  
疊慮宵興仰梁郊而聳念伏望展禮之日總率六宮內  
外命婦以親奉奠翼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儀積此  
微誠已淹氣序旣屬鑿輿將警奠璧非賒輒効丹心庶  
禪大禮翼聖朝垂則永播於芳規螢燭末光增輝於日

月於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爲亞獻諸王太妃爲終獻丙辰前羅舍府果毅李敬貞論封禪須明水實樽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云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數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書儀云八月飲酎車駕夕牲以鑑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周禮考工記云金有六齊金錫半謂之鑑燧之齊鄭元注云鑑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也準鄭此註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錫爲之今司宰有陽燧形如圓鏡以取明火陰鑑形如方



鏡以取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應時而得以陰鑑取水未有得者嘗用井水替明水之處奉敕令禮司研究敬貞因說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禮金錫相半自是造陽燧之法鄭元錯解以爲陰鑑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諸引淮南子等書用大蛤也又稱敬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試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者敬貞所陳檢有故實又稱先經試驗確執望請差敬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與所司對試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隨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

禪卽用玉牒金繩器物之間復有瓦罇秸席一時行禮  
文質頓乖駁而不倫深爲未愜其封祀降禪所設上帝  
后土位先設藁秸瓦甒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裊褥罍爵  
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  
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及大  
明夜明時帝褥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三年正  
月帝親享昊天上帝於山下封祀之壇如圓丘之儀祭  
訖親封玉策置石礧聚五色土封之圓徑一丈二尺高  
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翼日就山上登封之  
壇封玉策訖復還山下之齋宮其明日親祀皇地祇於

社首山上降禪之壇如方丘之儀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翼日上御朝覲壇以朝羣臣如元日之儀禮畢譙文武百寮大赦改元初上親享於降禪之壇行初獻之禮畢執事者皆趨而下宦者執帷皇后率六官以升行禮帷帟皆以錦繡爲之百寮在位瞻望或竊議焉於是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各於壇所又詔名封祀壇爲舞鶴臺介丘壇爲萬歲臺降禪壇爲景雲臺以紀當時所見之瑞焉高宗旣封泰山之後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於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陽縣其年七月敕其所造曰奉天宮二年正月駕幸奉天宮至七月

下詔將以其年十一月封禪於嵩岳詔國子司業李行偉考功員外郎賈大隱太常博士韋叔夏裴守貞輔抱素等詳定儀注於是議立封祀壇如圓丘之制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爲圓壇三成高二丈四尺每等高六尺壇上徑一十六步三等各濶四步設十二陛陛皆上濶八尺下濶一丈四尺爲三重壇距外壇三十步內壇距五十步燎壇在壇東南外壇之內高三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壇圓徑五丈高九尺四出陛爲一壇飾以五色準封祀壇禪祭壇上飾以金四面依方色爲八角方壇再成高一丈二尺每等高四尺壇上方十六步每

等廣四步設八陛其上壇陛皆廣八尺中等陛皆廣一丈下等陛皆廣一丈二尺爲三重壇之大小準封祀爲埋堦在壇之末地外壇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覲於行宮之前爲壇官方三分壇二在南壇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礧爲圓封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高九尺禪祭五色土封爲八角方封大小準封祀制度所用尺寸準歷東封並用古尺諸壇並築土爲之禮無用石之文並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禪四出陛各當四方之中陛各上廣七尺下廣一丈二尺封祀玉帛料有蒼璧四圭有

邸圭璧禪祭有黃琮兩圭有邸無圭璧又定登封降禪  
朝覲等日準禮冬至祭天於圓丘其封祀請用十二日  
準東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禪祭十四日朝覲  
若有故須改登封已下期日在禮無妨又輦輿料云封  
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輅還乘金輅皇太子往還金輅禪  
祭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東封祠祭日天皇服  
袞冕近奉制依貞觀禮服大裘又云袞冕服一具齋服  
之通天冠服一具迴服之翼善冠服一具馬上服之皇  
太子袞冕服又齊則服遠遊冠受朝則公服遠遊冠服  
馬上則進德冠服當時又令詳求射牛之禮行偉守貞

等議曰據周禮及國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

惟封泰山令侍中謁者

通典英華  
皆作儒者

射牛行事至於餘祀

亦無射牲之文但親春射牲雖是古禮久從廢省據封

禪禮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鑿刀割牲質明而行事

比鑿駕至時牢牲總畢天皇唯奠玉酌獻而已今若祀

前一日射牲事卽傷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傷晚若依

漢武故事卽非親射之儀事不可行詔從之尋屬高宗

不豫遂罷封禪之禮則天證聖元年

當從通鑑作  
垂拱四年

將有

事於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號嵩山爲神岳

尊嵩山神爲天中王夫人爲靈妃嵩山舊有夏啓及啓

母少室阿姨神廟咸令預祈祭至天冊萬歲元年臘月  
甲申親行登封之禮禮畢便大赦改元萬歲登封改嵩  
陽縣爲登封縣陽成縣爲告成縣粵三日丁亥禪於少  
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觀壇朝羣臣咸如乾封之儀則  
天以封禪日爲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爲神  
岳天中皇帝靈妃爲天中皇后夏后啓爲齊聖皇帝封  
啓母神爲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爲金闕夫人王子晉  
號爲昇仙太子仍別爲立廟登封壇南有柵樹大赦日  
於其杪置金鷄樹則天自製昇中述志碑樹於壇之內  
地元宗開元十二年文武百寮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



學之士皆以理化昇平時穀屢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元宗謙冲不許中書令張說又累日固請乃下制曰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由此越自魏晉以迄周隋帝典闕而大道隱王綱弛而舊章缺千載寂寥封崇莫嗣物極而復天祚我唐武文二后應圖受籙洎於高宗重光累盛承至理登介丘懷百神震六合紹殷周之統接虞夏之風中宗宏懿鑠之休濬宗沐粹精之道巍巍蕩蕩無得而稱者也朕昔戡多難稟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業是用創九廟以申孝敬禮二

郊以展嚴禋寶菽粟於水火捐珠玉於山谷兢兢業業  
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實以奉遵遺訓至於巡狩大  
典封禪鴻名顧惟寡薄未遑時邁十四載於茲矣今百  
穀有年五材無眚刑罰不用禮義興行和氣氤氲淳風  
澹泊蠻夷戎狄殊方異類重譯而至者日月於闕廷奇  
獸神禽甘露嘉醴窮祥極瑞朝夕於林籙王公卿士罄  
乃誠於中鴻生碩儒獻其書於外莫不以神祇合契億  
兆同心斯皆烈祖聖考垂裕餘慶故朕賴宗廟之介福  
敢以眇身顓其克讓是以敬奉羣議宏此大猷以光我  
高祖之不圖以紹我高祖之鴻烈永言陟配追感載深

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太山所  
司與公卿諸儒詳擇典禮預爲備具勿廣勞人務存節  
約以稱朕意於是詔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太  
常少卿韋縉祕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等與  
禮官於集賢書院刊撰儀注元宗初以靈山好靜不欲  
喧繁與宰臣及侍講學士對議用山下封祀之儀於是  
張說謂徐堅韋縉等曰乾封舊儀禪社首享皇地祇以  
先后配饗王者父天而母地皇地祇雖當今皇母位亦  
當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饗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  
非古之制也天監孔明福善如饗乾封之禮文德皇后

配皇地祇天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爲終獻宮闈接神有  
乖舊典上元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祀中祀公族  
誅滅皆由此也景龍之季有事圓丘韋氏爲亞獻皆以  
婦人升壇執籩豆淥黷穹蒼享祀不潔未及踰年國有  
內難亞獻終獻皆受其咎掌座齋郎及女人執祭者多  
亦天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資革正斯禮請以睿宗大  
聖貞皇帝配皇地祇侑神作主乃定議奏聞上從之舊  
禮郊祀旣畢收取玉帛牲體置於柴上然後燔於燎壇  
之上其壇於神壇之左顯慶中禮部尙書許敬宗等因  
修改舊禮乃奏曰謹按祭祀之禮周人尙臭祭天則燔

柴祭地則瘞血宗廟則燔蕭灌鬯皆貴氣臭用以降神  
禮經明白義釋甚詳委柴在祭神之初理無所惑是以  
三禮義宗等並云祭天以燔柴爲始然後行正祭祭地  
以瘞血爲先然後行正祭又禮論說太常賀循上言積  
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用  
脅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脅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  
上此卽晉氏故事亦無祭天之文旣云漢儀用牲頭頭  
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脅唯有三禮賀循  
旣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復云今儀用脅九个足明燔柴  
所用與升俎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別燔牲體非於祭末

燒神餘饌此則晉氏以前仍遵古禮唯周魏以降妄爲損益緣告廟之幣事畢瘞埋因改燔柴將爲祭末事無典實禮闕降神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別蒼璧蒼犢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駢犢之屬祀之所須故郊天之有四圭猶祀廟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勢相因並事畢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禮引用蒼璧不顧圭瓚遂亦俱燔義既有乖理難因襲又燔柴作樂俱以降神則處置之宜須相依準柴燔在左作樂在南求之禮情實爲不類且禮論說積柴之處在神壇之南新禮以爲壇左文無典故請改燔爲祭始位樂懸之南外壝之內其陰祀瘞

埋亦請準此制可之自是郊丘諸祀並先焚而後祭及  
元宗將作封禪之禮張說等叅定議注徐堅康子元等  
建議曰臣等謹按顯慶年修禮官長孫无忌等奏改燔  
柴在祭前狀稱祭祀之禮必先降神周人尙臭祭天則  
燔柴者臣等按禮迎神之義通典作儀樂六變則天神降八  
變則地祇出九變則鬼神可得而禮矣則降神以樂周  
禮正文非謂燔柴以降神也案尙臭之義不爲燔之先  
後假如周人尙臭祭天則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  
則殷人尙聲祭天亦燔柴何聲可燔先迎神乎又案顯  
慶中无忌等奏稱晉氏之前猶遵古禮周魏以降妄爲

損益者今案郭璞晉南郊賦及注爾雅祭後方燔又案  
宋忠所論亦祭後方燔又檢南齊北齊及梁郊祀亦飲  
福酒後方燔又檢後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後燔據此卽  
周遵後燔晉不先燎无忌之事義乃相乖又案周禮大  
宗伯職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注云禮爲始告神  
時薦於神座也下文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皆有  
牲幣各如其器之色又禮器云有以少爲貴者祭天特  
牲是知蒼璧之與蒼牲俱各奠之神座理節不惑又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卽明祀昊天上帝之時以旅  
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自是立春立夏



立秋立冬之日各於其方迎氣所用自分別矣今案顯  
慶所改新禮以蒼璧與蒼牲蒼幣俱用先燔蒼璧既已  
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蒼牲既已燔矣所  
以更加騂牲充其實俎混昊天於五帝同用四圭失特  
牲之明文加爲二犢深乖禮意事乃無憑考功員外郎  
趙冬曦太學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  
久若從祭義後焚爲定案通典此二句作若設祭後燔則神無由降矣冬曦行果皆主  
先燔以駁徐堅之議者如舊書所云則亦從後燔矣疑當從通典爲長  
曰徐堅等所議燔柴前後議有不同據祭義及貞觀此  
疑有顯慶已後旣先燔若欲正失禮求祭義請從貞觀

闕文

禮如且因循不改更請從顯慶禮凡祭者本以心爲主  
心至則通於天地達於神祇既有先燔後燔自可斷於  
聖意聖意所至則通於神明燔之先後臣等不敢裁定  
元宗令依後燔及先奠之儀是後太常卿寧王憲奏請  
郊壇時祭並依此先奠璧而後燔柴瘞埋制從之時又  
有四門助教施敬本駁奏舊封禪禮八條其略曰舊禮  
侍中跪取匱沃盥非禮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將致潔而  
尊神故使小臣爲之今侍中大臣也而盥沃於人君太  
祝小臣也乃詔祝於天神是接天神以小臣奉人君以  
大臣故爲非禮按周禮大宗伯曰鬱人下士二人贊裸

事則沃盥此職也漢承秦制無鬱人之職故使近臣爲之魏晉至今因而不改然則漢禮侍中行之則可矣今以侍中爲之則非也漢侍中其始也微高帝時籍孺爲之惠帝時閔孺爲之留侯子辟強年十五爲之至後漢關堅以議郎拜侍中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其秩千石少府卿之屬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丞秩千石侍中與少府丞班同魏代蘇則爲之舊侍中親省起居故謂之執獸子吉茂見謂之曰仕進不止執獸子是言其爲囊臣也今侍中名則古官人非昔任掌同變理寄實鹽梅非復漢魏執獸子之班異乎周禮鬱人之職行舟不

息墜劒方遙驗刻而求可謂謬矣夫祝以傳命通主人  
之意以薦於神明非賤職也故兩君相見則卿爲上賓  
況天人之際其肅恭之禮以兩君爲喻不亦大乎今太  
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然則周漢太祝  
是禮矣何者案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  
四人掌六祝之辭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尙書太常卿  
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  
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之比  
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辭矣又漢太祝令秩  
六百石與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與南臺御史同班

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大夫之職斯又刻舟之論不異於前矣又曰舊禮謁者引太尉升壇亞獻非禮也謁者已賤升壇已重是徵名用之於古而大體實變之於今也按漢官儀尙書御史臺官屬有謁者僕射一人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權謁者又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官屬有郎中員外秩比二千石有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謁者秩異等今謁者班微以之從事可謂踈矣又曰舊禮尙書令奉玉牒今無其官請以中書令從事按漢武帝時張安世爲尙書令遊宴後宮

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爲中書謁者令至成帝罷宦者用士人魏黃初改祕書置中書監令舊尙書并掌制誥旣置中書官而制誥樞密皆掌焉則自魏以來中書是漢朝尙書之職今尙書玉牒是用漢禮其官旣闕故可以中書令主之議奏元宗令張說徐堅召敬本與之對議詳定說等奏曰敬本所議其中四條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臨時量事改攝制從之十二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元宗服袞冕於行宮致齋於供帳前殿已丑日南至大備法駕至山下元宗御馬而登侍臣從

爲大次於中道止  
休三刻而後升

先是元

宗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  
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因召禮官學士賀知章等入講  
儀注因問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時帝臣  
位帝號雖同而君臣異位陛下享君位於山上羣臣祀  
臣位於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爲變禮之大者也禮成  
於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元宗曰朕正欲如是故問卿  
耳於是敕三獻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  
下壇行事元宗因問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祕之知  
章對曰玉牒本是通於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異  
或禱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故莫知之元宗曰朕

今此行皆爲蒼生祈福更無祕請宜將玉牒出示百寮  
使知朕意其辭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昊天上  
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  
六合殷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佑錫臣忠武底  
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  
晏然封祀岱岳謝成於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寅祀  
昊天上帝於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享焉  
邠王守禮亞獻寧王憲終獻皇帝飲福酒其祀禮皆  
如圓丘癸  
己當譌或  
衍文中書令張說進稱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  
復始永綏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圓臺四階謂之封壇



臺上有方石再累謂之石碱玉牒玉策刻玉填金爲字  
各盛以玉匱東以金繩封以金泥皇帝以受命寶印之  
納二玉匱於碱中金泥碱際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壇  
東南爲燎壇積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發羣臣稱萬  
歲傳呼下山聲動天地己祭燔燎侍中前跪稱具官臣  
北向立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冊置於案以  
進皇帝受玉冊跪內之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  
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侍中受寶以授  
符寶郎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退復立太  
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退入於次太尉奉玉匱之  
案於石碱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  
於石碱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  
泥以玉寶遍印引降復位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  
五色土園封其配座玉牒封於金匱皆如封玉匱太尉  
奉金匱從降俱復位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

帝之石室其禪於社  
首皆如方丘之禮

山下壇祀羣臣行事已畢皇帝未

離位命中書門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寶今封祀初建

雲物休佑皆是卿輔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長如

今日不敢矜怠中書令張說跪言聖心誠懇宿齋山上

昨夜則息風收雨今朝則天清日暖復有祥風助樂卿

雲引燎靈迹盛事千古未聞陛下又思慎終如初長福

萬姓天下幸甚先是車駕至岳西來蘇頲有大風從東

北來自午至夕裂幕折柱衆恐張說倡言曰此必是海

神來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元宗登山日氣和煦至

齋次日入後勁風偃人寒氣切骨元宗因不食次前露

立至夜半仰天稱某身有過請卽降罰若萬人無福亦請某爲當罪兵馬辛苦乞停風寒應時風止山氣溫暖時從山上布兵至於山壇傳呼辰刻及詔命來往斯須而達夜中燃火相屬山下望之有如連星自地屬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迴下望山下休氣四塞登歌奏樂有祥風自南而至絲竹之聲飄若天外及行事日揚火光慶雲紛郁遍滿天際羣臣並集於社首山帷宮之次以候鑾駕遙望紫煙幢幢上達內外歡譟元宗自山上便赴社首齋次辰巳間至日色明朗慶雲不散百辟及蕃夷爭前迎賀辛卯享皇地祇於社首之泰折壇睿宗大聖

貞皇帝配祀五色雲見日重輪藏玉策於石臧如封壇  
之儀壬辰元宗御朝覲之帳殿大備陳布文武百寮二  
王後孔子後諸方朝集使岳牧舉賢良及儒生文士上  
賦頌者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頡利發契丹奚  
等王六食謝颺五天十姓崑崙日本新羅靺鞨之侍子  
及使內臣之番高麗朝鮮王伯濟帶方王十姓摩阿史  
那興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賢王日南西二字疑誤鑿齒雕  
題牂牁烏澹之酋長咸在位制曰朕聞天監唯后后克  
奉天旣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復始厥初作者七十二  
君道洽跡著時至符出皆用事於介丘升中於上帝人

神之望蓋有以塞之皇王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統千載承光五葉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靈作主往者內難幽贊而集大勳間無外虞守成而繼舊服未嘗不乾乾終日思與公卿大夫上下協心聿求至理以宏我烈聖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寧羣氓樂業時必敬授而不奪物亦順成而無天慙建皇極幸致太和泊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不至唯文告而來庭麟鳳已臻將覺情而在數以故凡百執事亟言大封顧惟不德切欲勿議伏以先聖儲祉與天同功荷傳符以在今敢侑神而無報大篇斯在朕何讓焉遂奉遵高宗之舊章憲乾封之令

典時邁東土柴告岱宗精意上達肝鬲來應信宿行事  
雲物呈祥登降之禮斯畢嚴配之誠獲展百神羣望莫  
不懷柔四方諸侯莫不來慶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  
耿光也無窮之休祉豈獨在予非常之惠澤亦宜逮下  
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禮秩加三公一等仍  
令所管崇飾祠廟環山十里禁其樵採給近山二十戶  
復以奉祠神元宗製紀太山銘御書勒於山頂石壁之  
上其辭曰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爲不德慙於至道任  
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盪若  
涉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相庶尹交修皇極四

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僉謀唱余  
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禮莫盛於告天天符旣至人望  
旣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肆余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  
漢制張皇六師震讐九寓旌旗有列士馬無譁肅肅邕  
邕翼翼溶溶以至岱宗順也爾雅曰泰山爲東岳周官  
曰兗州之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  
伯故稱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  
功序圖錄紀氏號朕統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元天  
之眷命爲蒼生而祈福其敢高視千古自比九皇哉故  
設壇場於山下受羣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翼一獻

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  
有事東岳類於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粵  
翼日禪於社首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  
舉暨壬辰覲羣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符納介福羣臣  
拜稽首呼萬歲慶合歡同乃陳誠以德大渾協度彛倫  
攸敘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衆  
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行孝友錫類萬國時唯休哉  
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擾順時唯休哉蠻夷戎狄重  
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  
之運朕何惑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象法權



舊章補缺政存易簡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  
天生蒸民唯后時又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  
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  
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爾幼孫克  
享上帝惟帝時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  
孫隆基誕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余  
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尙綏兆人將  
多於前功而忘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  
終上天其知我朕惟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  
之言儉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

是則軌迹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石翼後人之聽

辭而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

受命奉天爲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

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

盡地開封武稱有截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

茫九夷削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巍岱宗衛我

神主中宗紹運舊邦惟新案文粹此下有睿宗繼明天

宗而下歷敘功德不應頌中宗而反遣恭已南面氤氲

睿宗且上下各以四韻宜當有此二句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伐

高匪德矜盛欽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

古封太山七十二君或禪亭亭

案通典作繹繹文粹作社首

或禪云

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適文祖光昭舊勳方士虛誕

儒書不足

案文粹作齷齪

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汙

編錄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

巖播告羣岳於是中書令張說撰封祀壇頌侍中源乾

曜撰社首壇頌禮部尙書蘇頲撰朝覲壇頌以紀德元

宗乙酉歲生以華岳當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

癸丑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年因幸東都又於華

岳祠前立碑高五十餘尺又於嶽上置道士觀修功德

至天寶九載又將封禪於華岳命御史大夫王鉷開鑿

險路以設壇場會祠堂災而止

天子將巡狩告於其方

某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職事敢不敬戒國有常刑將發

告於國丘前一日皇帝齋如郊祀告昊天上帝又告於

太廟社稷具大駕鹵簿所過州縣刺史令候於境通事

舍人承制問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令皆

先奉見將作築告至國壇於嶽下四出陞設昊天上帝

配帝位天子至執事皆齋一日明日望於嶽鎮海濱山

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所司為壇設祭官次於東壘門

外道南北向設饌幔內壝東門外道北南向設宮縣登

歌為瘞罔祭官執事皆齋一日嶽鎮海濱山川林澤邱

陵墳衍原隰之尊在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設玉篚及洗

設神座壇上北方獻官奠玉幣及爵於嶽神祝史助奠

鎮海以下明日乃肆覲將作於行宮南為壝三分壝間

之二在南為壇於北廣九丈六尺高九尺四出陛設宮

縣壇南御座壇上之北解劍席南陛之西文武官次

門外東西刺史令次文官南蕃客次武官南列輦路壇

南文官九品位壇東南武官西南相向刺史令位壇南

三分庭一蕃客位於西又設門外位建牙旗於壝外黃

麾大仗屯門鉞戟陳壝中吏部主客戶部贊羣官客使

就門外位刺史令贊其土之寶錦綺繪布葛越告五兩  
爲束錦以黃帊常貢之物皆篋其屬執列令後文武九  
品先入就位皇帝乘輿入北墀門由北陛升壇卽坐南  
向刺史蕃客皆入墀門至位再拜奠贊興執贊侍中降  
於刺史東北皆拜宣已又拜蕃客以舍人稱制如之戶  
部導貢物入刺史前龜首之金次之丹漆絲纈四海九  
州之美物重行陳執者退就東西文武前側立通事舍  
人導刺史一人解劍脫舄執贊升前北向跪奏官封臣  
姓名等取獻壤奠遂奠贊贊舍人跪舉以次奠於位前  
劍易復位初刺史升奠贊贊在庭者以次奠於位前皆再  
拜戶部尙書壇間東北向跪請以貢物付所司侍中承制  
曰可所司受贊出東門中書侍郎以物付所司侍中承制  
於西門外給事中瑞案俟於東門外乃就侍中書位初  
刺史將入乃各引案分進東西陛門外乃就侍中書位初  
黃門侍郎降立旣升乃取表升尙書旣請受贊中書令  
乃前跪讀黃門侍郎給事中進跪奏瑞侍郎給事中導  
案退文武刺史國客皆再拜北向位者出就門外位皇  
帝降北陛以入東西位者出設會如正至刺史蕃客入  
門皆奏樂如上公之會明日考制度太常卿採詩陳之  
以觀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典禮者考定時日

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爲不恭宗廟有不慎爲不孝皆黜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爵賞之

唐書卷第二十七